

卷四

快心編初集卷之一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一回
凌羽化旅中囑子

石珮珩深院報讐

豪傑安論富與貧

一番磨鍊一番新

舟陽市上吹簫客

就是吳飛柱石臣

這四詩是全篇意旨。講那英雄豪傑隨地而生。不論富家。若自能振拔。定轉貧為富。轉賤為貴。其原處

書名 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撰者 清 天花才子 撰，清 四橋居士 評點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編號 D865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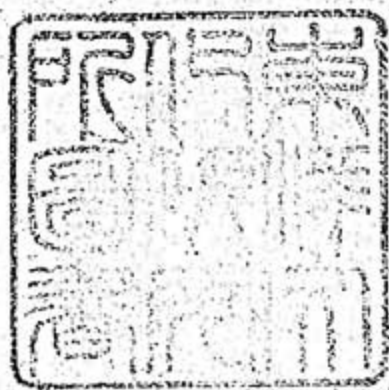
快心編

第一回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紅堂
小説
77(11)



科 2014-11

快心編傳奇三集卷之四

第七回

袁翠翹尼院題詩畫 石佩珩浙省勘河渠

詞曰

羞顏偷活全名寧死拚身跳入江流眼見沉淪魂
如有在追歡夢裡綢繆天意降洪庥泛波濤未沒
生上尼舟欲訪无踪與將詩畫作情郵願教目
擊心留嘆飄零異地尋覓何由玉鎖掛懷牡丹着

編輯
評點

色相若咸屬離愁。夫婿已封侯。適九重恩命。浙省
來遊。從此机緣。湊巧分鏡得重收。

右調望海潮

話說自修救那女子。却就是裴翠翹。他在北岍投江。被波
浪冲裏。流到南岍。這也是神明保護。故使他好人相逢。傷
到那自修船上。總爲他持身正直。立志堅貞。兼之福祿厚
重。所以遇救得免。不然一千個也都死了。當下自修等細
問根由。翠翹便道自己家鄉名姓。如何得遇石佩珩。俠腸
誅盜。感恩結親。佩珩回家不來。父母怎生暴亡。阿哥如何
拐賣。因此忿激投江的始末。細道其詳。把捉拿凌介山一

段情由。隱過不露。自修等听了。咨嗟不已。自修道小娘子
你既有這等苦情。而今還是怎生區處。翠翹哭道。天生薄
命。左右是死。丈夫不知下落。我又離鄉背井。回家再與那
般凶人打堆。决无此理。若教我飄流異地。此地又无熟分
親人。這般顛沛流離。不如死了乾淨。倒是師父問多事。救
我何益。說罷。紛然下泪。衆尼都也凄然傷感。自修因將自
己出身及無碍情節。略叙一遍。道我已皈依佛門。當以慈
悲救度。你今進退兩難。不如竟在我菴裡住下。以便着人
尋覓你的丈夫。小菴就在浙杭過江。便是這裡。是個往來
衝繁之所。問信也還容易。你竟寬心住下。不必多疑。翠翹

拭泪起謝道得蒙救拔。粉骨難報。但我薄命如此。不如到菴披剃。拜投座下。自修忙搖手道。小娘子。休作此等痴念。你青春年少。正有室家之樂。不比我們日暮途窮。生趣已絕。便好尋那枯寂結果。我看你相貌。甚有福澤。听你言談。詞氣。決是知書識字之人。卽你北岨投江。偏流到南岨。遇我搭救。明是神明保護。送你過江。大難不死。決有後福。目前境界。不過暫時之苦。不足爲慮。明日你竟睡在艙裡。趁絕蚤朝。平時候。開到北岨。我分付艙家。切莫說知。誠恐還有那班買你的歹人。存留江口。莫要被他知道。了風殺。我再把船家婆的衣服。與你穿了。進了江口。到過壩的所在。叫

小橋。擡你到菴權。且住下。然后設法尋你的丈夫的下落。翠翹感謝不盡。具時已有二更。自修取些乾點。與翠翹充飢。然后安寢。到了明日五更。自修先起身。分付艙家開行。過江。到了石灰壩口。叫小橋擡了翠翹。先着香公隨去。自修等隨后同歸。打發艙錢。又付了所許再加的一兩銀子。照應艙家感謝而去。這艙家同那南岨小船上的人。雖然是目擊其事。却都是蠢才。不過偶與人閒話。把那事略提。而又說得先頭无腦。那裡像我輩替人的好。便逢人說項。故尔絕死人知覺。且說翠翹到菴。與各尼相見。重又拜謝。自修等活命之恩。看見菴中屋宇清潔寬敞。便放心住下。

自修把翠翹的衣裙漿洗了。與他換了。翠翹接到裙子。若有尋覓驚張之狀。自修道小娘子。可是尋那裙上袋兒麼。那袋裡有一包銀子。不知多少。翠翹道。銀子事小。內中還有一件東西。自修道。可是一個玉鎖兒。我都收得。便取來交付翠翹。他便不勝之喜。自修道。你那玉鎖兒。有何緣故。你見了。便喜。翠翹道。那玉鎖。乃丈夫為聘之物。自修便曉得他夫妻恩愛一邊的。看翠翹這等出色美麗。待丈夫有如此深情。他道。丈夫殺除強盜。何等英雄義俠。必定他丈夫也成得一個少年。決不是平常人物。衆尼都來看那玉鎖。乃是一方美玉。鑄着雙魚戲水。各贊道好。翠翹仍把來

繫了。把那一包銀子。付與自修。自修不收。翠翹道。即存我身邊。亦無用處。師父收了。亦可備我薪水之資。亦可念佛前香燭之用。自修即便收了。翠翹本有父母的孝服。渾身縞素。盡去鉛華。深自韜晦。那自修從來不亂到人家走動。即女眷亦沒有在菴來往。就是差人來餽送些米糧果點之類。也不過到后堂。即止。不見翠翹之面。故爾他住了多時。絕無人曉得。一日。自修向翠翹道。小娘子住在我菴裡。已有多日。看你幽閒貞靜。煞是可人。你丈夫家在揚州。如何得一人到彼探問。而今却沒有一個便人。還打帳如何。尋覓方好。翠翹打帳要央人到揚州去。一末。兀那便人二

來盤纏无措。三來又恐凌介山盜案。或有牽涉。因此不提。乃道我已有一個設法處。便要同師父商量。自修道。你試說與我听也。要大家斟酌。翠翹道。我自幼曾學丹青。稍知寫生之法。牡丹一種。略足寓目。意欲画他。自幅上題着隱語。把去城市貨賣。倘我丈夫也來尋訪。見此牡丹圖畫。便可根尋得來。不知可該如此。自修大喜道。如此極妙。因捏着翠翹手道。前日初見你時。我便道你是個識禮知書的人。那知你又會丹青。這個難得。你自然識得書籍的了。翠翹道也。胡亂識得幾個字兒。自修道。你文理既通。那寫作何如。翠翹道。字也畧寫得幾個。自修驚喜道。原來你是個

女中才士。我竟小覷了你。你若不說。我也不知你疾忙。把牡丹画就多幅。我便叫香公主賣。翠翹道。若得知出自卷中。便有人來纏擾。那個又不妙了。自修想了一想道。有了。倘有人問時。只回他從下路販來的。祥慎翠翹道。倘若我丈夫來問。也是那等回了。叫他往下路何從尋覓。自修道。你把丈夫的面龐形狀。說與香公。叫他留心。在意倘你的丈夫看見了画。他定有一種懇切的問法。決不漫然說過。翠翹大喜道。這也有理。那時自修便叫香公將紙筆顏料等物。陸續買來。翠翹鎮日描画。都是粉筆畫的。白牡丹並沒圖記名款。自修心裡懂得。翠翹有父母凶喪。因此純画

的。白。色。却。画。得。生。動。有。神。不。勝。贊。美。乃。道。畫。牡。丹。也。多。就。是。你。丈。夫。識。得。你。的。款。式。倘。或。在。忙。促。之。時。便。不。留。心。豈。不。叫。他。錯。過。怎。生。再。得。一。法。得。他。留。神。細。看。方。好。翠。翹。道。我。也。算。計。未。乃。向。粧。匣。內。取。出。一。卷。紙。來。遞。與。自。修。道。我。把。那。隱。語。題。上。却。是。如。何。自。修。展。開。一。看。乃。是。十。二。首。絕。句。詩。內。包。含。本。意。

其一

姚黃魏紫最精神。

何等韶華鬪麗春。

獨有一枝顏色異。

飄零顏色白如銀。

其二

春來萬卉盡爭妍。

露潤風披色倍鮮。

偏是花王類寒素。

不同時艷取人憐。

其三

朝暾初射露灑。

便似梨花先宿粧。

一任飄流千萬里。

淒淒猶斂舊天香。

其四

好花常向富家看。

百寶闌前錦綉攢。

籬外一枝偏皎潔。

夜深遙映月光寒。

其五

嘉名曾說水晶球。

寫就花容韻欲流。

似有香魂感知已

一般芳潔意相投

其六

芳園脈上締同心
只爲惜花人久別

燒燭相看艷色深
花魂愁作白頭吟

其七

祥雲嘉種倚雲栽
莫道枝頭顏色少

玉蕊垂上翊玉臺
開時原是雪成堆

其八

一朵高擎未可攀
若非綠葉環相映

只綠容色太幽閒
花在虛无縹渺間

其九

一枝斜折妒花風
賴有維摩收拾起

吹落波心水色同
不教天女散遙空

其十

折枝寫就韻天然
塵濁不堪供玩賞

挿向瑤餅比素蓮
愿依大士白雲邊

其十一

輕描宮粉不傳朱
應是畫家存別意

紅袖翻成白練襦
不關顏色費工夫

其十二

澹掃娥眉淚尚垂。
但留一片堪怜色。

忽將紅艷上花枝。
付與東君仔細思。

自修細七看完。便乃擊節嘆賞。道原來你有這般大才。怨慕哀情。深有風人之旨。我等愚拙村尼。鑑影自媿。自宜投入空門。做個絕人。逃世之事。小娘子。你的福澤。正未可量。死碍等。雖然知詩。然自于誦經識字之後。也畧曉得些文義。亦是嘆羨不休。翠翹把詩意合畫意的。各自標題。共畫有一百二十幅。每詩一首。題上十幅畫。付與香公。說明丈夫的面龐形狀。象尼總曉得翠翹的丈夫。却有這等丰姿。向只道有膂力的人。竟狠之相。必是粗豪。蠢笨樣子。不思

在馬超耶皆勇而貌美者

那知這等風流俊雅。真不枉與翠翹作配。那香公便每日蚤辰。到開市裡賣畫。儘有人取看。見得沒有

圖記。儘則胡猜。也有批評這幅好。那幅醜。各人意見不同。只為賣得五六分一幅。其價甚廉。頗有人買。不上半月。一總賣完。香公也留心察看。那些來買的人。並無一個合着翠翹所說的身材面貌。那一百二十幅畫。大半是斯文人買去。只為題詩在上。也參得出自女人手筆。別離悲怨之情。溢于言表。大都讀書人。除不關休戚。一種人外。稍有鍾情自好的。死有不會替人担憂。遇見那等筆墨。定作話柄。所以那班人。獨買得多。翠翹指望四處流傳。一到丈夫眼

裡自然有個相逢之日。正是

相離萬里魂追逐。

恃有音書訴衷曲。

勿將文字等閒看。

文字初開天兩粟。

不表那翠翹在杭州石蓮菴住下。且說表自足把妹子拐賣得了三百兩銀子。不勝快活。到了家中。隣舍親戚問送去若何。自足摠扯謊回荅。只道石佩珩家事儘好。凌介山事雖有因。如今狠使了銀子。仍然沒事了。衆人道。石佩珩和你至親。離了半年。今又爲送他妻子去。自然該留你多住幾日。怎生便早回來了。揚州乃繁華之地。却是何處最好。自足道。石妹夫待我非常之好。必要留我多住幾日。奈

我思想家裡急于要回他。也只得放了。因此總不曾到那裡頭。要衆人也信爲寔然。自足有了銀子。那時逐漸開濶。便請了先生在家教那小兒子讀書。合家住在那屋裡頭。打發表能夫妻住在自己家中。漸上的置田買地。買家人。扳親結眷。鄉村裡人也盡來奉承他了。世自足心裡懷着鬼胎。只怕石佩珩一來。便難抵對。雖則前日在妹子面前。曾有抵對發付的話。那却是將妹子作料。就嫁本地人。尚有原物現在。今則人都不見了。倘來追尋。怎生料理。心裡雖然這般着想。然而世上愚迷之人。利令智昏。大都燕雀處堂。圖一日過一日。再不能預先算計。智者見事于未萌。愚者已萌而

未之。每事到臨頭，弄得七顛八倒，自足總是那一類人。故有此想頭。總是且圖眼下，更想他爲了表弟盜案，必有株連，故自解自慰，希圖佩珩不來。看七秋盡冬初，珩行果無消息，那地方上閒都管的人來問自足道：「令妹去后，他那裡絕无音信，你該着人去探問。」自足道：「那里自然平安。我這裡要听種種，況且路又遠，那得有閒人去照看。大家兩免了。直到殘冬无信，自足放心怠慢，認定佩珩爲事牽纏，絕无防備，只怕死了，也不可知過了。新歲燈節二月裡，日暖風和，一日晚上到外場閒步。」日暖風和，向外場閒步，豈不樂哉。只見有兩個人營伍樣式，都拽着馬，望了村上走來。那後

面跟着十來個前邨上的人。

點綴映帶，處七妙絕。

自足見了，心裡一

跳。看他走近了，身便問道：「這裡可是裘家麼？」自足只得拱手應道：「是前一人道我們是總府石老爺差來的，到裘太爺庄上接取夫人家眷，自足听了那話，到像青天裡下個霹靂。」那人又道：「前村指引來的。」裘太爺好麼？自足喘得兩眼張定了，兩耳聳刺，一句話也回答不出。那前走的却是張芳，後走的乃是朱序。張芳練達世務，蚤已明白，這是鄉里人突然聞了那般說話，自然摸不着清頭，竟自嚇呆了。乃自咲嘻道：「你是裘家什麼人？」自足道：「我便姓裘了。」張芳道：「裘太爺年紀大，是個老人家了，却同你什麼稱呼？」

足道是我叔子。張芳道如此說來。是位舅爺了。府上去年曾招贅一位女婿。是姓石的。彼時尚是個百姓。而今却做了總府老爺了。就在那吳淞地方爲官。今日差我兩人來迎接夫人。并迎接裘太爺。裘老太太到任上去。須進去說知。就煩領進叩見。這裏自足豈不曉得。只因賣了妹子。一時捏不出個濫泥人兒。又爲扯謊瞞了鄉隣。說已是送到揚州。夫妻會合了。今却真有個石佩珩來迎接家小。若是佩珩還是百姓也。還不足怕他。而今却見差兩個軍官口稱做了總府老爺。那得不怕。張芳只認道鄉里人不曉得。女婿做官原故。爲此細細敘述。那時村巷上人都來聚看。

擁得場上滿七的。聽見張芳口裡道其原委。個個伸舌噴噴。驚異不了。自足已弄得沒主張。蚤走過兩個知些事的鄉老。乃是高爾林。童士禮。向自足道。你令親既差兩位來。你不論怎的。且請那二位裡面坐了。不是這等相待的。自足漲得滿臉通紅。便道請裡面坐。張芳朱序把馬牽過繫在裡場。到起坐裡。不敢便坐。那時高童兩人也同了進來。遜二人坐。張芳道在裘太爺家裡。我們怎敢坐。高爾林道且請坐了。還有話說。再三推坐。只得坐了。自足一面叫小使送茶出去。備飯相待。一面拉高童二人進內。說道我妹子。其寔送到杭州。寄住在一個人家。沒有到揚州交付。煩

二位替我安頓了。那兩人過了今夜明日我同他起身一路去接取便了。二人道你已經說送去相會了。怎今還寄頓在杭州。你令妹一個女人。怎生存着的。自足道老伯你且不要管他。你只替我留意回答。就煩二位在此相陪。我不便出去陪坐。二人依他去陪伴了。張芳看見光景詫異。只管敲訂兩人。那高童也只得直說。去年夏裡。裘友生夫婦。獲亡秋間。自足親送令妹到揚州。方纔又說寄頓在杭州。人家尚未送去。明日同二位一路去接取。回到那任所。張芳係遠來的。不知緣故。只索依他。到夜未款待過了。便上床安歇。來辰尚未起身。只見裘家家人小使大殺叫喊。

主人主母并兩個小主人夜裡走了。不知去向。那張芳二人吃驚不小。急起身商議道。我們奉主子鈞命接取夫人。不獨夫人不能見面。連那裘自足都逃。必是把夫人怎地擺布了。故乘夜逃去。我等怎生去回覆我老爺。張芳道。且經了地方。帶定了那家人小使。只索見有司官詢問下落。便將家人小使一索縛了。尋了地方。連高童兩人同帶入城。竟望縣前而來。那一班人都叫天叫地。痛罵自足。連累了他走夠多時。到了開化縣裡。張芳也識字會寫。粗知文理。便買下一個手本。寫了緣由。正值縣官午堂。纔坐。張芳便進去。遞上手本。稟了原委。呈驗批牌護身。知縣便叫帶

進地方童高一千人逐一審問。各稱自足逃去。是寔其餘事情須問他家人。方知其細。縣官乃叫家人小使細問主人緣何逃走。回供其實不知。縣官叫夾將起來。兩個人號天搶地供稱。皆係去年歲底。靠他從前事並不曉得。他有另居的家人。裘能是個老僕。問他便知根底。縣官乃出簽拿裘能。夫妻當堂回話。地方人等討保在外。那家人小使羈禁在監。差人領簽到鄉。裘能已曉得石相公做了總兵。今來迎接家眷。驚喜交集。喜是不消說了。驚是見已前自足送去的話。却是假的。所以夜裡逃走了。心裡乃痛恨不。過今縣裡來叫他夫妻回話。巴不能見官說個根由。便欣

然進城。差人回話。知縣便出堂提出家人小使帶進去。便審裘能。便把石相公誅盜成親的事。說知縣官心裡駭異。見已是去年之事。况更係石佩珩所為。今已做了總兵。不便提及。叫把以後事講。裘能乃把家主主母前後亡過主人。侄子裘自足。曾經逼他妹子改嫁。并石相公託人接取。自足送去的始末。細細稟明。道而今石相公已做了官。又未迎接家眷。裘自足挈家逃走。多因是裘自足把小主女不知怎地發付了。縣官道。那時裘自足說送你小主女到揚州。你為何不同去呢。裘能道。小人夫妻本未要送去。主女也要小人妻子同去。自足道。多了一人要。多一人盤費。

家裡又要種田。不容我去。故尔小人夫妻總沒有去。縣官又問道。去年石家央來接取的人。你可認得他麼。裘能道。據裘自足說。這是揚州人。石相公與他是極相好的朋友。小人不曾出過門。並不曉得那裡聲音。總然也不認得他。縣官沉吟一回。又問道。那人來接取家眷。自然有本人的書信帶來。那書信上如何說的。裘能道。那人說石相公與我最好。只因他有事多忙。沒有空閒工夫。故尔沒有寫書來。縣官嘆道。幾千里路。迎人沒有書信為憑。你主女怎便听信。竟自去了。裘能道。主女知書識字。見沒有書信也甚疑心。那人却付進五十兩銀子。說是石相公寄來的盤費。

迺叫裘自足付與主女。故此便不疑心。況且有哥子白足一同送去。故尔竟去了。縣官猛然省悟。乃向張芳道。這件事本縣看來。總是裘自足將妹子拐賣了。他已先又有逼嫁情形。曉得妹子知書識字。不便將假信欺騙。故把那銀子交付。見得若有他故。豈肯輕易將盤費付來。正不知一個孤身女子。旁人何難奪取。那兩個即係買主。商同局騙无疑。生成是那張芳聽見裘能供稱。鑿上料非說謊。乃道。老爺明見萬里。自然是局騙拐賣了。但裘自足逃去。料也不遠。敢求老爺嚴追。知縣乃對裘能道。那裘自足自送妹子去後。到今年有餘。和你同住。豈有不知他近來作事。

理他今逃去的所在。你決曉得。若不直講。便要用刑了。裘能發急道。裘自足氣死主人主母。佔了家主的家私。他家住了主人的屋宇。叫小人夫妻住在他家裡。懸了一里多路。他的作事。小人那里曉得。他今懼罪在逃。小人正氣。他不過那肯替他隱瞞。求老爺詳察。同了妻子。只管叩頭。張芳見得情真。真難再催逼。便稟道。小人奉家爺差末迎接。夫人不道遇了這等異變。怎生回覆家爺。求老爺把裘能發與小人帶去。家爺面前回話。知縣道。你老爺並無憑據。到這裡提人。怎好把裘能給發與你。只見裘能稟道。小人情愿去見石老爺。但自足挈家而逃。那屋宇什物什件。却

叫那個看管。張芳等沒有打筭也。本來不管他的帳。縣官到底做官的人。有主見。卽叫原差押了裘能夫妻并家人小使等。下鄉着同了保甲隣佑。將裘家屋宇家什物連田地等項。眼同各人查點明白。細開一單。待本縣批了執照。暫着家人看管。等裘能見了石老爺。悉憑石老爺作何。芝見原差答應。押了衆人下鄉。張芳朱序叩謝知縣。也往鄉中待公事了結。然后同裘能起身。不則一日。到了吳淞。張芳係本衙門人。不用傳報。卽便進見。備細稟說。佩珩大驚悲痛不已。大罵自足奸賊。切齒痛恨。再不料岳父母相繼而亡。更不料那賊如此狠毒。竟將妹子拐賣到何方去。

了。叫我何從尋覓。若拿了那賊食肉寢皮。方洩吾恨。便傳
裘能細詢往日情由。裘能叩見了。備述前情。佩珩听到裘
賊逼妹改嫁。翠翹正言分辨的話。不覺放聲大哭。那時萬
分不快。一時无策。展布且令裘能住在衙裡。那裘能見石
老爺做了那般大官。快活无限。安心住下。佩珩想了兩日。
不得其策。意欲傳示曉諭。又恐被收買之人。結果了夫人
的性命。反爲不美。更想夫人賦性貞良。一遇奸媒。定尋短
見。性命九分不保。百般的問卜求神。却三人說了六樣話。
无從取准。正在憂思納悶。只見有一角部支到。未要調他
到湖杭一帶踏勘河渠。蓋因此時四月中旬。民間要分秧

下種。因三月裡邊連旬大雨。平地水深數尺。河港久湮。壅

淤不能洩瀉。因此浙江抚院會題了本。奉旨卽着文武衙
門會同踏勘河道。都要疏通。石佩珩乃是水師總兵。又有
撫按題本。裡面有一款食糧兵丁平居无事。何不卽差他
挑濬。一舉兩得。故尔石佩珩也要會同踏勘。又因吳淞地
方相連浙省。蘇郡亦有水患。所以那水師總兵在南直浙
省都有地方之責。佩珩暗想。裘賊曾道寄頓杭州。或在本
省賣了。亦不可料。我今乘勢到浙江去察訪。有何不可。一
面出文書知會浙省抚按。一面便題知起行日期。便帶了
家將親隨等。并帶了裘能。便到浙江。未同撫按相會了。抚

按見他少年英發內外皆優。出言行事俱有條理。抚按大為欽敬。那巡抚是個老年人。巡按却是少年進士。榜下即選知縣。三年行取。便是浙江巡按。按院也好。年紀亦同。佩珩相仿。總是少年心性。與佩珩十分投契。佩珩一心要察訪夫。人下落。却被公事絆住身子。不敢輕離。若只隨了抚按行走。却又无得一些事做。因與按院十分相好。便於閒暇時說及妻子。被堂兄裴自足拐賣一段情由。那按院見說到迎接家眷。裴自足即行逃遁。便道這是拐賣確實的了。不然為何逃避。石老爺決須急于尋覓。今喜正在浙直。且那勘河一事。各府屬河道有應挑濬者甚多。總要繪情人告。

總有好些日子。石老爺何不親自私行察訪。定有下落。公事將完。即便回任。有何不可。佩珩作謝道。承老爺照拂。只是抚軍處恐有不便。按院道。這也不妨。弟當代為告以寔情況。乃出自弟意。弟當竭力言之。佩珩大喜。即便拜謝。按台連忙答禮。便細告抚台。抚台亦欣然依允。道。石總兵夫人既遭顛沛。尚在浙省。訪得有何事故。弟尚要替他出力。周全。按台喜告佩珩。珩便去謝了。抚台將公事俱付中軍游擊。听抚按知照。調撥自己。即帶了裴能并張芳朱序等十餘人。更換衣裝。星夜到開化縣地方。未正是。

聞道糟糠被禍深

不辭勞苦遠相尋

莫言換却英雄態

爲我流離忍負心

佩珩那番尋妻有分教。听豪士雄談。函裡傳來消息。被姣妻悍妬。河邊逗出根源。未知如何尋訪。且听下回分解。

翠翹遇着自修。珩珩遇着按院。此兩人誠恩人也。大

抵人值命運通時。便頭七撞得着了。必有之理。非强

爲湊合也。

或曰命運那得復。謂曰若不溺。則任墮。烟花。手。溺。正通處。

翠翹憂思沉痛。鬼神應亦怜之。題詩作函。冀達幽情。

更見天生才智。豈尋常女子所及。

裘能見官。竟說出佩珩殺强盜一段事。幸佩珩已做

總兵。不便提問。若仍是布衣縣官。必然追究。雖命未

必償。而裘石兩家。及地方里保。皆受詐不林矣。鄉人無識。一至於此。

無端一至然此
後覽而笑曰西家以此式里為官受信不林矣

快心編傳奇二集卷之八

第八回

解忿爭傾談見函

拯冤溺驚妒逢妻

詞曰

甲論堪。險。輒言豪。客。今人難效。誰識英雄。雲天高。
義。只在心。相。召流傳。書籍押衙磨。勒事。業。驚人奇。
妙。解紛爭。元關寄宿。良遇机緣。天造。畫圖兩處。
看來。桃源有路。漁。即應到。獅吼河東。忽然。殼。棘。徒。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惹。劣。人。咲。石。蓮。菴。裡。吳。淞。署。內。悲。喜。情。懷。堪。弔。最。難。逢。榮。華。富。貴。總。還。年。少。

右調永遇樂

話說佩珩改扮秀才模樣。帶了從人。星夜到關北地方。離大王廟頭十來里。一個村鎮飯店住下。單斗張芳朱序同了裘能到家。分付了話頭。絕不露出自己在。此三人到得家。裡家人小使。又見前番兩人同來。只道又來拿他。好生害怕。張芳等問自足。可曾到家。家人回道。沒有。又去會見隣居及高童地保。各送土宜。述石總兵相謝之意。眾人都稱謝不盡。也都道自足逃后。絕无音耗。裘能妻子問知裘

能說石老翁做官榮顯。歡喜不了。不點綴張芳等到寓回覆。

佩珩也无算計。細七尋思。只有求問神明一着。詢知縣內

關帝籤極靈。當夜便沐浴齋戒。未辰絕蚤。只帶張芳一人

來到城中關帝廟裡。張芳點燭焚香。佩珩拜了。默禱尋妻

原故。求下第七籤。來向廟祝。買了籤書。上寫道。

仙風道骨本天成。又遇仙翁為玉盟。

指日丹成謝岩谷。一朝引領向天行。

佩珩細看籤詩。見指日丹成。一朝引領。見得指日便有消

息。自有機緣相引之人。但不知只在此處追尋。還該別向

他方尋覓。心裡尋思不決。重又拜倒通誠。是問在此尋求。

還向他方追覓通誠過。又求了一籤。乃是七十一籤。又買籤詩看道。

喜鵲檐前報好音。

知君千里欲歸心。

綉幃重結鴛鴦帶。

葉落霜飛寒色侵。

佩珩心裡想道。千里歸心。便在這裡无益。綉幃結帶。決然尋着无疑。但是目下方在仲夏之時。若到葉落霜飛。尚有半載光景。然而神明如此付籤。只索听天行去。當下回到寓所。原叫張芳三人到家安頓家人。更與那邊地隣說知。以便照應。裴能等依言而行。到下午未回覆了。仍叫舡回轉。未辰離了開化地方。因路上山岡遮着。更兼樹木陰濃。

微風不動。佩珩在

裡好生憂悶。要到岍上走。方得爽

快。舡上人道。此地上岍。一徑向西轉北。過了兩個村庄。再

往西行。方到三汊河口。這一走離了山路。便透風了。我把

舡歇在三汊河口。相等相公下舡。石佩珩便叫裴能領路。

朱序打着涼傘。張芳隨着。其餘都在舡中。果然岍上爽快。

走不上三里多路。遠見一個村庄。樹陰底下有許多人圍

着人。敲着襍。鬧得沸反盈天。走近听得一人叫道。你騙了

我東西。必須還我的未。喊神叫鬼。非常喉極。上前一看。只

見一人是個秀才模樣。帶了一頂儒巾。希疎上一嘴鬚鬚。

身上穿一件藍紗袍子。苦着臉。半字不說。那一個叫喊的。

人一嘴短鬚。粽帽也不戴。赤了膊。一手扯住戴巾的。鬧得滿頭滿面的汗。那戴巾的。渾身汗濕。紗衣沾牢身上。甚是難看。又有三五人在內解勸。說話殺喧。也沒有一句清頭。其餘那些人都聚在那裡說。咲石佩珩方看得出這些景狀。那戴巾的。蚤已看見佩珩。想是吾輩中了。便拱手道。長兄救我。他凌辱斯文。有這等事。以下叙各人殺口形狀。佩珩不知爲着何事。也便勸道。你們有話不妨好說。須存斯文體面。那赤膊的那裡。听你只扯住不放。但道我又打你。只要還我原物。那三五個勸的人。裡面走出一個鬍子來。一面向佩珩拱手道。先生你有所不知。我未替你說個

原委。一面對赤膊的道。你不要亂鬧。且放了手。不怕管先

生跑了去。衆人又七張八嘴的勸。那赤膊的便放了手。鬍

子又向佩珩道。先生不像是敝地人。已聽見說佩珩道。正

是我乃南直人。只見那戴巾的。把衣服整頓好了。向佩

珩作揖道。小弟斯文人。受這凌辱。是何道理。乞兄一言解

救。佩珩還了揖道。長兄。你且息了氣。等這位說了緣故。又

見那赤膊的。叉手叉脚也上前來說。佩珩道。你二位都不

必關。且待這位說個根由。料无偏護。鬍子把頭兩邊一相

把手膊兩邊一攤。隔退了兩人。喊道。你們白白的鬧了一

會。有甚用處。今既有這位先生在此。等我未說了頭由。三

個明人便是官。自然有一個彼此是非。只管爭鬧些什麼。兩人見說也便立定。鬍子便揸了佩珩手。走出一步道。先生上姓佩珩道。姓石鬍子道。在下姓吳。賤字效泉。那赤膊的是敝村錢愛山。前日他與孔家村裡富同春犯了口角。遂成了訟。錢共富兩雄不並立矣。那愛山對小弟說。他同那位管先生相熟。管先生在官司裡。最為端門。乃託他料理官司。那知這富同春請了一位包秀才主謀。那包秀才更加衙門相熟。管則不過管理包則到審的節不免有了高下。錢愛山不忿正在家悶氣。却值管先生來索謝。愛山道。官司不暢。還有甚相謝。必要討出以前的東西。管先生不肯因

此爭論起來。不期石先生遇見了。求你做個明府。佩珩他說話。那管某係吳效泉所薦。說來又似為着錢愛山。因問道。錢愛山官司託與管先生多少銀子。那錢愛山上前說道。三兩銀子。而今要一總還我。一厘也少不成。管某說道。那個接你三兩銀子。只得一兩五錢銀子。是吳效泉付來。我替你應墊了一半去。這是正項銀子。怎說我來索謝。吳效泉把手亂攤道。那官司裡邊的銀子。那里論得清。笑得准的。佩珩道。這件事你們不必多說了。我一搥有些明白。便拉管某在一首問道。你和錢愛山平素曾相識否。管某道。從不相認。乃是吳效泉說來。那吳效泉與弟平昔相

知若是他親友有事。小弟不爲他周全。這番那曉得這錢其姓者。逼恁般无禮。恁般无狀。佩珩所了。愈加明白。乃道。據方纔衆人所言。官司已經結局。這等事原論不得真。假長兄又何必冒暑下鄉。索他相謝。自取其辱。管某道。我那里索他相謝。原要我還我的所應之物。錢愛山聽見。又上前來道。我的銀子。一摠付你。你哄了我銀子。坏了我官司。還有恁麼我你佩珩道事。已如此。管兄也不必說我。錢兄也不必道還。請各便了罷。只見管某有情願之意。那錢愛山却了不得。發極喊道。他是秀才有体面的。我是種田人。沒有体面。他不还我。我少不得拘那裡看見了。尿裡

屎裡也。願他不得趕上去。又一把扯住。那管某那裡當得恁般摔扭。大有發苦之狀。佩珩道。錢兄放他去罷了。扯他无益。愛山道。只要他還了我的便罷。那管某真是人落宕。跌落炉。弄得没法。到扯住了佩珩。要他解救。佩珩好心焦。无法看那天色。又晚了。尙有好几里路。到船反被那些人。首住佩珩没法。心裡有些惱了。便叫張芳。取出銀包。揀了兩塊。有一兩五六錢重。我不舍。遇見了替他還你。你若再多說。我便叫你不是了。管某又拖住不放。佩珩又乃踈財以開。那時衆人都道。難得石先生的踈才仗義。便都向錢愛山道。不許再說。那愛山得了銀子。自然罷了。放手開交。

管某大喜。連向佩珩揖謝。衆人同贊石佩珩是好人。人生面不熟。便肯替人賠還銀子。佩珩拱手相別。便望前行。衆人便都散去。獨有管某同吳效泉兩人。拖住不放。管某諄諄詢問尊表尊處。要請到城中相謝還銀。吳效泉又道。石先生如此好人。不易相遇的。寒家就在前面。必要留飲。茶并拉管某同行。佩珩弄得没法。走不上一條田畹。到了吳效泉門首。效泉一把拖進。重新作揖相謝。效泉叫道。大家寬了衣服。管某衣服因汗濕了。急于脫下。佩珩只得也脫了大衣服。吃了茶。便拿出麵點。效泉道。小弟痴長五十餘歲。從未見石先生那樣人。管某也贊不絕口。便詢表字。

未歷自己。也通名。彥士佩珩道了表字。爲探親到此。因艇裡悶熱。故上畹行走。要到三汊河口下船。吃些點心。便要穿衣起身。相別吳效泉。那里肯放。乃道。此時天已夜了。到三汊河。還有五六里路。那些田埂高低。石先生那裡好走。敝居蝸陋。不足容留。大駕我這裡間壁。是個道院。甚是清幽。小弟把牀帳移去。便同管先生宿了。大爲合宜。佩珩果見天色暗了。正在狐疑。只見下起雨來。蓋因天氣鬱蒸。因此下雨。管彥士道。這是天意。扳留長兄。竟不必作回船之想。敝相知奉留。出自真心。有小弟相陪。可以從容。今夕佩珩只得依允。只見朱序同了船十的人。帶着燈籠火把。進

來迎接。只爲那船上的人。候久不到。叫了船家領路。一路迎來。朱序正在門首。看見佩珩。暗想業已允他留宿。更見下雨。今見衆人來接。只恐洩了行踪。便叫朱序。裏能同了衆人。都回船上去。獨留張芳。伺候吳效泉。又取出蓑笠雨傘等。與諸人遮雨而去。那時吳效泉。盛設款待。因見佩珩舉動氣象不同。決然富貴之人。因而不敢怠慢。殷勤相勸。將交一鼓雨止。雲收。其時五月中旬。放出一輪明月。佩珩也不吃酒了。那時席散。效泉更請兩人洗過了澡。已將牀帳鋪設在間壁道院裡。請去安置。佩珩問那道院裡的根底來。繇效泉道。那道院向名天慶院。有四進房子。共有十

五六間。也都是草房。向來原有道士在此。後因淡泊而去。房子便有坍塌之狀。上年秋間。忽到了這位道長。法號張碧潭。年紀有五十未歲。五絡長鬚。儀表甚好。一主一仆。深道此地清幽。可以住得。將出已貲。把一個坍塌所在。修得重見其新。他又不出去募齋化緣。更不念經作醮。鎮日閉門打坐。有時出外。或三日。或五日。便回。不嘗有那相知。來看他。不拘蚤晚。或半夜來。或半夜去。或在此盤桓數日。我們初先。大是疑心。他是個夕人。留心細察。總无一些破綻。那常來的人。也只得三個。一個少年。姓沈。只好二十未歲。一個大鬍子。姓王。也同小弟一般的鬍子。年紀亦好三十

一二一個三枝鬚的姓陳。都是清秀好相貌。這村坊上憑你恁等人。他們捻然一例相待。全无彼此。但是他們相見了。說來的話。或有時畧听得出他兩句。有時竟不曉得他。說甚的就是曉得的話。也不像我們家常議論。佩珩道。如此說來。那人有些奇異。與人交接禮貌何如。效泉道。最爲直率。憑你說那極富貴之人。他絕不爲奇。憑你極客套的人。相聚在一處。他竟要睡便睡了。要坐也便坐了。不比那寺做作的人。有那些虛恭敬處。佩珩道。這寺人到也妙。如今我們過去。自然與他相見。纔好。效泉道。方纔我移牀帳去。碧潭曾問何人來宿。小弟道及二位先生。他道請來自

便我今夜也有客來。我叫童兒候門。方纔我把牀帳鋪架在第三進東首房裡。那碧潭臥室在西首中間。隔着一間。起坐。倘先生要會他。到了未辰相見罷。今已夜晚了。省他再穿衣相接。反至不安。佩珩道。有理。便同管彥士過。未張芳將灯前照。吳效泉去叫門。有一個小童把門開了。效泉道。有勞師太。睡了。庖童兒道。尚未。效泉送二人到東首房裡。佩珩見西首房中尚有燈光。那效泉往西房叫道。師太。我們兩位先生要來奉候。到我道夜深了。明日奉拜罷。听見那人回道。請便。其音甚亮。佩珩想道。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決非尋常之輩。效泉又領張芳到前面廂房歇下了。

然後別去。佩珩上牀不能睡着。那管彥士因吃多了酒。蚤已呼七睡去。約到半個更次。聽見外廂有人叩門。西房那人便叫道。童兒。爺們來了。快開了門。少頃似有兩三人來到。起坐裡火光滿室。所未皆已就坐。入神說得歷落有致那人道。弟們今夜來。何太晚。又聽見一人道。爲送念齋兄西行。故爾來遲。彼有書一封呈電。良久又聽見一人道。三哥今日辛苦。師太想已備了酒肴。作速取來。救飢渴之苦。那人便道。童兒。把酒移到房中去。听先一人道。此地正看那月色頗好。爲甚房裡去悶坐。那人道。這裡有客。先一人道。此刻想入睡鄉矣。卽所知亦无所害。佩珩心下詫異。便悄然披

衣起身。在板壁縫裡張看。却見三個人同坐。一個五絡長鬚。年紀五十未歲。白淨面皮。朝外而坐。一個大鬍子。年紀還少。相貌甚好。側首朝東而坐。都科着頭。童兒在旁斟酒。桌上擺了五六碗魚肉果品。明晃晃上兩枝紅燭。佩珩看得分明。腹裡想道。那朝南五絡鬚的。听他敲音。決然張碧潭也。朝裡坐的鬍子。依吳效泉之言。想必便是姓王的。那一個好少年。想是姓沈的。看他三人連飲數盃。吃了些菜。那朝外坐的向鬍子道。三哥周生之事。曾替他出力否。鬍子道。已經除去。少年向五絡鬚的道。那事三哥大費周折。合縣死不稱快。鬍子便掀鬚大咲道。彼處人但謂天誅那

知假手于我。少年道。那知讀書人的心肺。竟是兩截的。五
絡髯道。為何少年道。讀書人在窓下。作文藝時。无不究心
仁義。私相期許。出則致君澤民。施展平生之學業。及至微
倖成名。便大改往昔。抱負。不是兩截了。害周生之人。即其
類也。五絡髯仰面而咲。鬍子道。依我看來。此等人。終是未
能究心仁義。若果以仁義存心。譬如我等。賦性不離仁義。
至今不曾忘那兩字。直是一截。何嘗兩截。若我輩得君而
事得民而治。決同昌黎之所期。致吾君于堯舜。熙鴻甯于
无窮。五絡髯又咲道。二哥近日亦頗想做官耶。鬍子道。公
道我肯為籠中之鳥。還是願為天邊之鳥。我方總說的是。

笑那帖括。伊唔家名列科第。寔負科第者多尔。那少年道。
昨在一處。見兩幅白牡丹。闕筍畫得娟秀。各題絕句一首。
我便取了他末。細推詩意。似出女人手。筆鬍子道。快取来。
看少年便往西房中。取出一幅。只見五絡髯展開一幅。叫西得
好便朗吟那詩道。

輕描宮粉不傳朱。

紅袖翻成白練襦。

應是畫家存別意。

不關~~語~~亡費工夫。

五絡髯又取一幅。展看念那首詩道。

芳園脉脉締同心。
燒燭相。有艷色深。
只為恤花人又別。
花魂愁。作白頭吟。

五絳髯念畢鬍子道。必是感深離別。借以寓懷。摠无圖記。在上。出于女子无疑。我當留心此事。免他除此負心人。佩珩听了這詩。便思妻子善西牡丹。更一上吟咏。今听了詩中意味。那不駭然。那時便欲開門出來。面問。又恐失于急遽。正欲听他再說。只見三人起身。席地。只得悄上。上。因有中之事。不得安睡。想那三人。决非等閑。卽乃古所稱謂豪俠之士。那時畧上睡去。醒來時。目窻上微有亮光。便起身下。昧絕不驚動。管彥士把大衣服穿好。悄上開了房門。到起坐裡。等着專候。三人起來。以便相見。而詢問。少頃。只見童兒出來。見了佩珩。道。相公起身。德蚤佩珩道。要候見師

師太。故尔蚤起。張芳也起來了。到裡面。取湯來洗過。西房裡人。听見起坐裡說話响也。都起來了。童兒取水進去。淨面梳洗。曉得有人來拜。俱穿大衣出來。相見。叙坐。佩珩坐了首席。五絳髯相對而坐。鬍子坐在下首。少年末席。朝上各叙姓名。五絳髯果是張碧潭。並非道扮。戴着幅巾。穿着深衣。淨鞋。暑襪。鬍子果姓王。字浩然。戴着將巾。窄袖穿靴。那少年果姓沈。字儀穆。戴頂儒巾。青衫朱履。佩珩道。昨晚造次借宿。不敢驚動。今得瞻芝宇。古道照人。小生濁骨。凡胎。何幸獲親仙範。張碧潭道。山塾鄙夫。僻居陋室。辱臨王趾。令弟深爲惶愧。請問尊居何處。因甚到此。佩珩道。原籍

山石近來卜居維揚。因探訪親戚。故在此經過。又向王沈兩人道。二公英概不凡。當今豪士。昨宵有雄談快論。已見一斑。實有聞所未聞。開我茅塞。張碧潭笑道。醉后狂言。有驚安寢。二人也謙叙一回。只見吳效泉來。與三人常相見的。一揖而坐。又見吳家之人送點心來。吳彥士也起來了。同三人叙揖。各道姓名。六人便圍坐過。未吃點心。佩珩原坐首席。管彥士居次。張王又次。吳效泉以點心係是已物。坐了朝上主席。沈儀穆朝外坐。一邊吃點心。佩珩道。昨宵所見白牡丹詩。函乞借一觀。張碧潭便令童兒去取。王浩然熱視佩珩良久。道。公從吳淞署中來。可相露否。張碧潭擺

首道。莫說莫說。佩珩但唯唯不言。心裡想道。那班人決是異人。勿以輕視。童兒承命取了函來。送與佩珩。佩珩展未一看。分明認得是妻子手筆。忍不住淒然傷感。轉念又驚。又喜。浩然道。那函於公有干涉。佩珩道。寔不相瞞。弟與拙荆相別一載。特来接取。却被他堂兄移于他處。不知下落。今見此函。乃拙荆手筆。便道。沈兄從那裡得來。可曾詢其來歷。沈儀穆道。在杭城相知家取來。他道本地人從下路販回。衆人听了。俱向佩珩賀喜。佩珩道。下路便是這裡一帶。了吳效泉道。杭州省城把嘉湖一帶。叫了下路。這裡山裡地方。乃叫裡路。沈儀穆道。既是君家之物。卽以送還。

佩珩把函付與張芳收了。欠身相謝。王浩然道：「昨宵見函，認爲有負作函之人，意氣不平。」補出昨夜之意原來公正爲此，跟尋而末，這是不負心的了。便道：「張師太神數，何不爲石公預爲指明？」張碧潭道：「我已推測。公但到杭州，尊夫人定然相會。更有一件快意事，公當行之。公之消息，得于道院相見。在于尼菴，佩珩大喜致謝。只見朱序裘能同來相接，已往吳家送還兩具。佩珩起身向三人道：「公等乃天下有心人，深幸有緣相遇。本該追隨侯教，爭奈此事關心，便欲相別。意欲屈駕過署快談，不識肯應允否？」張碧潭道：「我等斷梗飄蓬，四海爲家，有興卽留，本无着處。若欲到署相看，恐未可必。今日相逢，原有夙契。六十年富貴，公自享之。后會有期，幸自保重。」王浩然沈儀穆各自叙別。吳效泉張了兩眼听他說一句不曉，所以他昨日道那班人叙話不似我們家常言語。那管彥士是曉得的，他乃獨重銀錢，見了那等異人異事，倒看得輕淡，然任之而已。一同送出大門，佩珩似有恋戀之情。張碧潭道：「雲影海波，有无聚散，總无一定之理。人生相值，大率如斯。」知道此地弟亦不久留待來春一件事就緒了。卽便他往，后會快談，幸勿相忘。那時三人別過，便進去了。吳效泉要留佩珩吃飯，佩珩道：「本應到府奉謝，反因尊駕多情，不好再擾。卽此奉別。」管彥士明

知佩珩慷慨人物。想不以其銀介意。反虛作那不安之狀。
摹寫要刻向效泉借貸清還。更要留佩珩到城。佩珩不願自
要走。然一味僂佞打恭。極口稱揚而別。吳效泉自留管亥
士吃飯方去。又問張碧潭那石某果是恁等樣人。張碧潭
只以讀書人回答。吳效泉又問道。師太說他六十年富貴。
却乃爲何。張碧潭道。他后未或有好處也。未可以必。蓋效泉
以一飯之德。望報于他日也。正是。

窮途進食慰淮陰。

但說酌恩怒轉深。

堪嘆鬚眉媿巾幗。

予人一飯不忘恩。

那時佩珩別了眾人下船。即便開行。那張碧潭說尼菴相

會想非謬語。又想關帝籤詩。已有應驗。把牡丹圖兩展玩

思我妻子已經了些流離顛沛。暗自傷心。記着碧潭道。但

到抗州不須他往。在路趕行。不則一日到了省下。便打發

家將到公署裡。隱然傳中軍。把船泊在望江門外。一個冷

僻之所。只見中軍未到。船頭諸兒稟道。州籍尚未造完。佩

珩道。尚要進城私行。不許傳揚。中軍領命而回。將黑之時。

佩珩正在艙中飲酒。只見有一女子投水。船上人看見立

刻救起。一波未平。一波更起。扶到船上。佩珩叫舡婆換進了艙。換了

濕衣火灯之下。看那女子只好十八九歲年紀。大有姿色。

佩珩問他爲甚投河。那女子未及回言。紛然流淚。哭不出

殺原素那女人姓聶係山西人氏從母再嫁同鄉王姓那
 王姓因販賣毡貨擊家到杭州住了日漸貧窮便將此女
 賣到望江門孫御史の公子孫禹嘉爲妾總及半年王家
 夫妻俱歿那孫禹嘉乃秀才加監年紀三旬有餘父母亡
 過十八歲上娶刑部員外黃恪菴之女雖非絕色也有六
 七分人物大家女子言動相道自然合理他却舒徐和緩
 更愛清潔絕不染塵房幃猶如洞府了環們進房必令更
 換其鞋丈夫涕唾不令沾其地板必叫了環刮洗方休常
 以香薰衣服蚤起梳頭梳之无已他本有姿色再加那等
 修飾自家把鏡子一照顧影自怜竟充得十相具足的佳

人別人家婦女未見了自然稱贊天上妓娥人間傑子婦

人都有這等意見但不知但是那等人尚不爲奇大凡人家

女子正該如此光梳頭淨洗回衣服雖舊總須布眼清伶

首飾雖无只宜髮根香潤兩足何妨稍大只要頭跟緊足

幫墻絕无泥垢頭髮那得皆長只取挽北端正衣領邊餞

毛絕少奶秀高起全憑勒住抹胸腰腹粗寬不可放鬆裙

帶一切不如人處全在自己留心婦道正該如此這等修

飾便是三分的相貌也作五六分看待若象邈邈的婦女

頭毛未必便黃只因不掠不梳塵垢蓬鬆油膩臭肌膚未

嘗全黑只爲不揩不淨火烟薰灼面容焦新衣无論綾羅

穿未汗漬油污蚤已不分皂白。小脚自應束縛自似凹菱。團筍總由相習歪邪袖口膿包忽地擎來。隻藕膀胸前扣腕時當宕出兩湯瓶張口向人遞不得齒垢乎鋪皆咲飛金瓜子臨盆掬水淨不到耳輪凹凸便似漏氣餛飩那般醜態總不是生來如此多因他一味懶惰所致。正是

西子千秋美不磨

何緣掩鼻有人過

從來絕艷還須潔

无奈人間嬾婦多

大都嬾婦人最好吃自蚤至晚那煎熬炙煇忙碌比那有閑工夫幹別的正經所以好吃婦人必嬾情一懶情便

過道過便不自修飾了若有肯自修飾者其人必善作家

有一等單取穿着好厚不善作家那便算不得修飾了那孫家黃氏生長富貴之家養尊處優倒也怪他不得却有。一件絕大不好處却是十分妒忌偶然丈夫瞧了丫環一眼便驚天動地鬧將起來平昔極和婉到妒性發時真個。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口裡百般穢罵一身跳躍如狂真不減河東柳氏那孫禹嘉少年夫婦才貌相當極盡閨房之樂把那娘子萬千珍重養成姣妒不敢抗違見他發怒時魂膽都喪沒地洞可鑽處他也自想人家子弟家中妻子醜陋便去搭撒那閑花野草这也怪他不得更有放着那

絕美的妻子。到去外面綽個歪辣骨。家裡偷個醜丫頭。這等。人真個是丟了黃金抱屎塊。說起來教人可惱。那等的人。竟有真上。所以禹嘉守定黃氏。不敢胡行。爭奈十全的事。偏有一庄不討好處。娶了十二個年頭。男女全无。黃氏求子之念。比夫更急。常年求神祈鬼。總不相干。到上年三十歲了。黃氏到對丈夫道。人交三十半枝枯。十餘年來。不見懷胎。竟不像生育了。你該討一個小。接續子孫為重。禹嘉道。休說這話。十年前調戲了丫環。你便整年鬧了去。後又同丫環。咲了一咲。你又抄了一個多月。所以這十年來。我總不想一些別樣心腸。得以安妥了三千多日。今若娶了一個

小。竟娶了一個氣塊到家了。倘有風吹草動。啣個不休。我那裡受得那等呵。嗚。黃氏笑道。不是我遇着那等事。便惱。總則人家夫妻。乃一個心念恩愛。你倘有了別人。你便把待他的心腸好了。把我拋撇不理。我那能不恨。如今我已三十多歲。子息却要緊得極了。當年有一個雷打婦人。叫他絕了人的後代。故犯天誅。我今許容你討小。其是恐防絕了你的后代子孫。我罪怎逃。黃氏說得出這話。還算他是好的。只要你待我的心腸。照前不改。我原不惱。大凡人得隴望蜀的。孫禹嘉已前守定妻子。豈是死心塌地。一半為怕洵氣。故尔捺定心猿。若見了表致女子。仍要腹裡想念。今見妻子

容他娶小不勝大喜。東求西覓，乃尋了那王姓的女兒。竟比妻子不相上下。妻子年過三十，小王正在妙齡。兩人比並。這王勝那黃初時，黃氏強爲按捺。日久故性復萌。在那小王的父母在日，其父每常來相探。黃氏雖然以氣相加，還有些碍手。後來那王山西夫妻死了，便只管猫不是狗，不是起末。初先說，後來罵。再后打，初先暫，后以爲常。只管打之不休。小王一年之後，便生一女。黃氏也還歡喜。三月之後，出天花死了。便道：小王沒福，打罵禁持，每日不空。禹嘉兩面調停，費盡周折，到底說他不听。相待的心念，黃氏有七分，小王只好三分。后來見黃氏咆哮，小王含悲斂

怨一種情態，更自可憐。竟想翻案，却被那黃氏看了，破綻

愈加發怒，也不顧天雷降罰，竟要除去眼釘。禹嘉見他如

前發性，又怕得了不得。宋朝有一個儒者，好儒者後來流入

釋教，極其懼內。他道：妻子自少至老，有三等怕法。少年如

觀世音，壯年生多男女，如鬼子母。老來形狀敗壞，如鴛盤

茶。人有見那三位而不生敬畏者乎？那黃氏雖然三十來

歲，因未生育，而顏色未衰。孫禹嘉要護了那個仙女，又恐

惱了這位觀音。若奉了這位觀音，又恐傷了那個仙女。事

屬兩難。終日愁眉不展。那日黃氏又把小王打罵。小王忿極，乘暗逃出城門，到那僻靜之處，投河自盡。却遇佩珩船

上相救扶進艙裡詢問根由。小王將前后情節哭訴一番。佩珩听了大怒道：你家主待你如何？小王道：家主是好的。佩珩道：你父母在時待你如何？小王道：初先父母在日待還好。父母死后，便把我打罵起的。佩珩道：我今救你，也是有緣。我姓石，也是山西人，你姓聶，與石字聲音頗同。你竟道是姓石，乃是我族中侄女，你便叫我叔。聶竟說一時湊巧遇合，我送你回去。有了我做個親人，他便有些忌憚了。你道可好？那小王年雖幼，小亦頗聰明，便下拜道：若得叔叔救我，是我大恩人了。只是再到孫家，不知我性命可能保得。佩珩道：你不到孫家，却往何處？言未畢，只見南岸首

紛上，塵上燈籠火把，有四五個人，呵而來，却正是孫家家人差來尋姨娘的。有人道：聽見女人殺音，哭出城去。因此跟尋而來。一路把竹頭在河中打撈，看見了那隻船，便叫道：船上阿哥，可曾見有一個女子投河啼哭？張芳應道：你們是什麼人家？裡不見了那個？那人道：我們乃孫府裡人，有一個姨娘走出，我們來抓尋的。佩珩分付叫他一個知事的人上船回話。張芳便道：你們姨娘投河，我們正救得在此。詢其根由，原來是我家主的侄女，叫一個曉事的人上船登岸。其他不必上來。內中果推出兩個曉事的人走上船到艙門口張看，只見一個美貌少年上坐，自己姨娘

坐在下面。一個舡婆立在旁邊。那舡又不十分大。那人又不像是經紀人。家裏人又有十來個。不知是何等樣人。又不肯叫相公。又不便叫官人。乃單叫小王道。姨娘恁生走了出來。累我們各處尋抓。我叫轎兒未回去罷。小王不則聲。佩珩道。你們是孫家管家。家人道。正是佩珩道。他是我的侄女。自幼猶聘王家。隨父到此地經營。乃嫁你家爲妾。我正訪問到來。却見我侄女投河撈救。詢問根由。叔侄相會。但是你家爲恁待他。這等不堪。逼到投河地位。那家人見姨娘坐着。不見水濕淋漓。頗不曉事便道。我家相待也沒有不好。姨娘也沒有投河向來。也不見道。着有叔子佩珩。

听了大怒。不好暴躁。只得反和平着道。你看那狸不是衣舡婆已奪他手中的灯火。照看前面的濕衣服。指着道。那不是你家姨娘的濕衣服。裙褲你看他脚上鞋子。腳帶還是濕濕的哩。他身上的衣服是我的家人。便不言語。佩珩道。請你家主人來相見了。好等我侄女回去。那家人便叫衆人等在舡上。自己回家報信。幸喜離城不遠。傾刻就到。初先黃氏見小王走去。不知下落。口裡雖則硬說。問他。去不去。若尋自盡。我不過費得一口薄皮棺材。有甚大事。心裡到底有些着急。那孫禹嘉急得手足无措。被妻子束縛定了何苦何苦。又不好十分着急。恐妻子發惱。但背了妻子。叫家人分

頭尋覓自己便似熱鍋上的螞蟻兩頭亂竄良久乃見家人孫元來家便問道可曾尋着孫元道已尋着了就在城外橋北頭船上那船上有一個少年他道是姨娘的叔子正來尋覓侄女却見投河撈救叔侄相會要請大爺去會過了。好打發姨娘回家黃氏那時也有些着急見尋着了總不說別話孫禹嘉同了孫元叫了轎夫趕到佩珩船上佩珩着衣相見兩人各通名叙坐孫禹嘉看佩珩好個少年佩珩看他亦不蠢濁便對小王分付了幾句小王只得帶哭起身去了那禹嘉乃拖住佩珩必要留他上岬佩珩勸死不肯禹嘉道既然親戚且叔侄相逢亦乃喜事况寒

舍進城便是路又不遠尊駕若不過去我便也不上去了佩珩只得上岬張芳等四五人一同跟了移時到了孫家進所重見禮叙坐佩珩見孫家屋宇甚好知是富貴未艾頃刻取出點心吃過又拱入書房裡來極其精潔華麗大家脫去衣巾相對飲酒禹嘉已到裡面安頓妻子叫他不要責罵姨娘了他的叔子石佩珩像個人物家裡十多個決不是落泊的該存些體格不要被他人見笑黃氏道那見便是叔侄睬他胡話禹嘉道混帳人救了我家人口受些賞便去了那來認什麼叔侄今看來決然有些來頭黃氏道他從來說姓聶猶聘到王家今那人姓石禹嘉道我與

你以前都听錯了。爲此黃氏也總不理論。悉憑厨下備辦酒肴。那黃氏還等好的。如今那些人家的大禹嘉留佩珩宿歇船家。俱送與酒席。酌勞佩珩也。便住下更深撤席。佩珩起身看着滿壁圖書。只見一幅白牡丹上亦有詩句一首。也是妻子手筆。驚喜交至。乃念詩道。

折枝寫就的天然。

撲向瑤瓶比素蓮。

塵濁不堪供玩賞。

愿依大士白雲邊。

佩珩看畢。乃只作无意。中間道那牡丹也。画得好。詩也好。爲甚沒有圖記。禹嘉道。便是。也有朋友議論此画。此詩出於女子。我看來到也不差。佩珩道。此畫我已見過。兩幅不

是那等布局詩也。不同禹嘉道其画有十二幅。每幅題詩一首。看有意致。便於竹架上。取了一卷。佩珩展開果連那貼的是十二幅。各有詩句。張碧潭處所見的二幅亦在裡面。看到吹落波心水色。同一首。便知妻子有投溺之灾。遇救得免了。不勝傷感。不便露出形迹。强爲支飾。乃問道。此画何來。禹嘉道。那賣画人却奇。乃是敝地一個尼菴中。香公所賣。佩珩向見尼菴兩字。大喜无限。不等說完。便問道。那尼菴是相識的麼。那画子何時買的。禹嘉道。菴與尼僧總不相認。去年九月裡。有敝友買了此画。與我談及。道寫你皆妙。自具别致。因而去買。見是一個老人。有人道。他係

武林門石蓮菴裡香公佩珩道那香公爲何賣此画可曾問他原故禹嘉道曾問過他道從下路經過見那画有百餘張販回未以圖利息佩珩所見尼菴二字合着了張碧潭之言喜之无已穩捏定夫妻相會及至見說那画係去年九月裡買的係香公販回圖利只恐妻子未必在那菴裡又是一番傳消息的過文心裡到添了多少猜疑便問道他于下路買來可曾問他買於何等人之手禹嘉道那到沒有便道尊駕殷勤相問於那画有甚關切麼佩珩道并无我見那詩画頗有意味也要買他幾幅明日煩尊紀領去禹嘉道去年秋後不見那人賣了只怕未必有了尊

駕若要便將此奉送何如佩珩道且到彼問看倘然无了便當領情禹嘉道尊駕說得是佩珩心裡想道他今只叫我尊駕他以為小阿媽的叔子不便抬舉見當下誦多時小使們又擺了小吃重又坐定只見一個家人進來回話禹嘉問道可有急說話那家人道并无別話但言致謝大爺后日不叫人來別了那家人一頭回話一面看着佩珩不眨眼的熟視佩珩情景佩珩不則聲禹嘉先說道這裡有一位道尊與先君同門爲會勘河路到省承他先差人致意已經去拜過送些礼物昨聞道尊將欲回署故差小价往候想其勘河事已畢佩珩道聞說尚在造冊未完

那家人便道。嘉湖二府屬州俱有了。到是本府所屬尚有
兩縣冊籍未到。佩珩不則。教禹嘉道。小价是錢塘縣公人。
故知其事。少刻那家人便去。只見有小使在禹嘉耳邊道。
了兩句。禹嘉便起身道。請坐。就來奉陪。原來那家人隨了
本官。爲那河務事。見各上司。總兵同。撫按會議。那公人在
公地私署。已見過了總兵數次。那不識認。今却見坐在家
裡。音異不了。出去問衆家人。方知其事之備細。姓正相同。
便叫小使來請主人進去。道其原故。禹嘉也詫異道。他既
是總兵。爲何這等行達。你不要認差了。天下面貌相同的。
儘有家人道。不差。不差。他的家人我都有些相認。有一個

年紀有三十來歲。上唇有些鬚鬚。白淨面皮。正是他第一
個能事親隨。如今現跟在這裡。況且听他說的。話便曉得
了。禹嘉道。他方才說什麼。家人道。他曉得造冊未完。那一
句話。大有勸阻。他若是過路沒相干的人。怎說出這一句
關切話來。極。跟過官府的人。所以曉得那些事務。大爺竟休疑心。如今仍只
做不曉得。照常相待。看他明日如何。禹嘉道。有理。原出來
殷勤相陪。席散。送到清淨臥所安置。那些從人等。耳房安
宿。此時家人已進去。說知黃氏所見。見面如土色。吃嘴不小。
他的吃嘴處。不爲總兵起見。只爲着小王的叔子。是總兵。
恐他爲了侄女。報復起來。豈不洩氣。心頭小鹿亂撞。那些

蠶婦女們先已交頭接耳。捏神捏鬼。黃氏分付。且不要在
小玉商前露出。等了禹嘉進來。連忙商議那事。禹嘉道。我
和你只做不知。且看他明日何如行達。又到小玉房裡。鬼
混一番。且自歇了一夜。黃氏愁得一夜不能合眼。到未辰
絕蚤。黃氏先起身。分付了環們煮蓮心泡龍眼。頓茶粉點。
陸續拿將出去。再說佩珩睡在牀上。只恐到菴不遇。千思
萬想。一宵不大合眼。兩人都不合眼奇。蚤辰起來梳洗。只見孫禹
嘉出來。各相致謝。吃了點心。佩珩便要叫人領到石蓮菴
裡去。禹嘉道。此地到武林門有五六里路。須吃了飯去。佩
珩專意使去。禹嘉便令乳出朝粥。更將乾點吃了。禹嘉要

陪着同去。佩珩止住了。禹嘉便叫家人領去。家人們都不
曉得。石蓮菴到有一個小使道。我去年隨了大爺去買画。
到望仙橋頭。遇見那賣画的老人家。我至今也尚認得。我
今隨了去。到北關門那裡。問了自知。佩珩便別了禹嘉。從
人同那小使跟着一徑到北關門詢問其處。到了菴門。只
見那香公坐在門檻上。小使便指着道。賣画的正是這個
老人。佩珩見說大喜。那香公立起道。衆位何來。張芳回道。
要買画。香公道。去年已賣完了。佩珩道。我問你去年賣的
画。却從那裡買來。是何等人賣與你的。那香公把眼抹了
兩抹。仔細把佩珩一看。便道。你要問那根由。爲甚。佩珩道。

那賣畫與你的人。他還有一個玉鎖。我也要問他買。那香公便咲逐顏開道。你進來方移得一步。又住了道。像極你這些人做什麼。佩珩道。都是我們家人。香公便走。佩珩等一同跟進。佩珩到佛堂裡住了。眾家人站立階下。且說翠翹自去年賣畫之後。絕无消息。捱過殘冬。新春已到。那近菴地面漸曉得菴裡有一位娘子。是失散丈夫的。長久了。生也有人家的內眷到菴張看。翠翹心裡。總想着丈夫外面。絕不相露。那些女人等見了。不過奇異。翠翹表致更兼替他歎息。一回。翠翹見久无消息。欲要再画几幅出去。又恐相拍物議。終日愁煩。絕无良法。漸至形容消瘦。雖自修等

百般解勸。總然不能相安。自修等弄得没法。但叫他到觀音面前。虔誠禱告。那時翠翹无奈。只得自修短疏。在大士前焚香而化。鎮日對天拜禱。一日間。替諸尼縫補夏衣。只見香公慌忙到來。說道。石家娘子方纔有人來要買畫。更兼要買玉鎖。我看他相貌。竟似你常向我說的面龐。又跟了五六個家人。我已領他到佛堂內了。我且單領那官人到后堂來。你在那屏后看他。便見分曉。道罷出來。翠翹乃不勝大喜。眾尼一同跟到后堂屏后。香公出來對佩珩道。官人。你叫衆人不必進來。這裡是女菴。不便囉哩。佩珩點頭。隨了香公。來到后堂。翠翹已于屏后看見分明。不暇向

衆尼言之。即便急出挽手。叫道。相公放聲大哭。那得佩珩看見妻子消瘦可憐。相抱而哭。佩珩住哭道。今日相逢大喜。不須哭了。何喜便叫裘能進來。只見裘能蚤已拜在階下。叫道。夫人也在那裡。搥淚不止。衆尼都出來恭喜。與佩珩相見。佩珩見已相逢。不便再行詭秘。便傳衆家將家人進來。叩見夫人。衆人連忙趨至堂前。階下排班叩首。起來兩旁站立。那時不要說那些尼僧。嚇壞連那翠翹也不曉得頭由一句話也沒得說。至佩珩分付張芳速往公館傳那中軍執事人員。另備大轎前來迎接。張芳跪領鈞旨。都啞而去。孫家小使窺見了那些光景。先飛風回去報信了。

佩珩道。此地有外人來瞧看。不便存扎。怎生是好。衆尼皆道。夫人另有臥室。佩珩便同夫人到房。衆尼不敢進去。自修忙備茶點。叫婆子送進。佩珩把別后之事。并那相遇異人見画之由畧述。道我今爲總兵官。鎮守吳淞地方。爲勘河到此。翠翹方知山山東勦賊。故不絕音耗。初先見了衆人。那等行達曉。得做了官了。今見道做了總兵。十分快活。也把別后事情及拐賣投江。遇救題画的根由細述一遍。道今日相逢。還疑夢裏深喜。相公得了顯爵。妾身有何福分消受得來。乃紛然流淚。佩珩道。裘賊兇惡。萬死難贖。夫人巧思妙策。大虧了牡丹圖画。菴中師父乃救命恩人。

便請自修无碍進來。深爲致謝。翠翹又道。自修本係一位
天人。佩珩更加敬重。抬頭見牀上一頂夏布帳。面幅上画
的飛霜落葉圖。也是翠翹手筆。曉得他自寓景况。猛然想
着關帝籤詩。忽而拍案叫奇。翠翹問道。爲何。佩珩把開化
縣求籤之詩說知。衆皆感嘆。籤詩靈異。講夠多時。自修又
備進素飯吃了。只聽見外面人馬之聲。朱序進稟。執事人
員都到。少刻投進許多紅揭。乃中軍及標下員役。知道會
見夫人。投揭叩賀。佩珩向翠翹道。夫人係出嫁之女。甚服
已滿。且今日相逢大吉。須換了色衣。爲是。於是自修叫
老媽子。到近便相識人家。借了幾件女衣。翠翹重新梳掠。
改換衣裝。與自修无碍揮泪而別。感謝之私。難以言罄。更
以相謝諸尼。那時街坊上人已傳遍了。那一件夫妻相會
的異事。擁滿在巷外。張探見官府兵丁。一到四下打散。便
在街頭巷口。捱肩擦背。而看感嘆的。羨慕的。驚奇議論的。
不一而足。翠翹上轎先行。面前擺列執事頭踏傳呼。好不
榮耀。佩珩換了紗帽圓領。隨后謝別衆尼。上轎回寓。本衙
門人俱進來。參見過了。抚按知道到寓。恭賀合城官府。皆
來拜賀。孫禹嘉也來投帖。寫着。在堵帖子。中軍官備酒席
送入。按院也備席。送來。佩珩夫婦。細叙已前衷曲。悲歡極
至。難以形容。正是。

合浦珠還路不迷

鴛鴦拆散復同栖

今宵相對銀缸下

別後相思夜夜題

來。浪令裘能張芳。賚銀五伯兩。到菴中報謝。自修又把二十金賞與香公夫婦。更送還所借的女衣。自修等感謝不盡。佩珩便答謝。抚按及合城官府也到孫家答拜。再說昨日孫家小使回去通信。大家果曉得。真是石總兵夫婦重。逢迎回公館。各官都去道喜。故此禹嘉不好不來。寓中恭賀。獨有黃氏在家。坐立不安。只得調轉面皮。叫了环們到小王房裡殷勤。那時小王也曉得救他的人是個總兵。暗映着恁來由。蒙他相救。又承他帶挈。看主母已怕極了。后

未或可安寧。心裡十分樂意。更有那些沒見識的家人。亂打听得總兵與抚台是親。同按院是戚。總兵之言。抚按无不听的。又道總兵把那事告訴抚按。那抚按都惱了。要來提究了。那等話紛然來說。黃氏懷着鬼胎。十分害怕。來辰石總兵來拜。又有家人亂報道。總兵自己帶領了那些兵丁來捉主母了。嚇得黃氏慌張躲避。以前黃氏設立規條。倘有了环與家主稍涉嫌疑。便罰到一間暗屋裡。頂了一條臭糞。破席令他跪一日。放出來再打一百皮鞭。那日傳說總兵自來捉他。便躲入暗屋裡去。禹嘉迎進佩珩。口稱侄婿。十分恭敬。佩珩又請那小王出來。分付了兩句。又向

禹嘉相誠一番。禹嘉僂倭領命。然后相別。時婦女們初先各吃嘴而避。后見言語和順。都擁到屏后來看。進來時不見了主母。便四下裡帶叫帶尋。各處不見。有的道：「不要在暗屋裡。」大家喊叫進去。黃氏只道：「總兵押着了。」環們來捉他。這等喊叫。喘得魂不附體。把那糞席拖來。蓋在身上。縮做一堆。衆婦女拽開一看。果見主母在內。大家忍不住。竟大笑起來。我也道：「其備細。」黃氏方敢走出。好大沒趣。外人逐漸知道那個笑話。都道：「妒忌刻薄。好潔惹厭之報。」自後改弦易轍。待小主及了環們。都近情着埋了。黃氏也後來小主生兩子一女。一子中了舉人。一子生員。補廩。一女嫁

與紳衿公子。黃氏將近六旬病亡。小玉到與禹嘉白頭到老。以後佩珩住在揚州。常到西湖遊玩。孫氏一家往來候問。竟成甥舅至親。這是后話。閣過且說佩珩會同抚按勘河事畢。題本覆命。便辭別了。抚按各官。要回衙署。翠翹道：「尚有未了之事。只因這一番。后有分教。聞信遠逃。思避禍。投軍巧遇。復遭誅。未知翠翹尚有何事。未曾料理。且听下回分解。」

婢妾賤者也。卽親屬皆爲之羞。刻薄小丈夫。皆以妾之親屬。標諸大門。景雖拘鄙。書生皆耻棄。不齒乃石佩珩。竟認人妾爲姪女。其心爲何如哉。蓋佩珩之心。

只見一死。幸人受慘。毒至死。思援之。以全其生。不暇計及。妾叔為蒙辱。究亦无。免于我豪傑所為。豈刻薄小丈夫。拘鄙書生。所得同日而語耶。

快心編傳奇三集卷之九

第九回

捷春闈李公得婿

居武憲柳子迎親

詩曰

名題金榜擬登仙。
已羨文章驚海內。
柳言譜按迎鴛曲。
為恤姣羞窺半面。

締好朱陳有夙緣。
更誇珠玉在人前。
鈴閣香浮合沓筵。
似曾何處覩娟妍。